

音乐人文笔录

“普罗”的淘气和抒情

杨燕迪

音乐圈中，我们习惯于用“普罗”这一简称来指代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这位“普罗”，于旧俄时代即以少年得志的“捣蛋鬼”（enfant terrible）称号在圣彼得堡的作曲和钢琴界闻名，十月革命后他去国外游历和闯荡（主要在法、美），1930年代中叶又折返至莫斯科定居，最后终老于苏联（辞世日期碰巧与斯大林去世为同一天：1953年3月5日）。时代动荡和喧嚣，但在这位音乐家身上，却折射出别有洞天的色彩和声响。

“捣蛋鬼”的别号之于年少时的“普罗”，可谓名副其实。早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就学时，他在创作上就很少按管理出牌，喜欢有意“淘气”和“捣怪”，是个有名的“刺头”。这种音乐上的“恶作剧”，似从一开始就成为普罗氏拿手戏，屡试不爽，藉此也成为他早年风格的标志。在他出道不久即引人瞩目的《四首练习曲》Op. 2（1909），一出手就极为奇特而另类——一听者立即发现，日后不会被错误的普罗氏样貌已经清晰可闻；尖锐的声响，敏捷的步履，透明的织体，以及有意的“错音”捣乱而带来的刺激。那首名为《托卡塔》Op. 11的钢琴曲（1911）更是才华横溢的杰作——钢琴的“打击乐”性格被刻意强调，而“错音”技术所带来的“头脑震荡”似故意要让听者“如坐针毡”：在一个持续不断的D音敲打中，不时闯入完全“不入调”的陌生不协和音，时而在清脆的高音部，时而在隐晦的低声部，加上“无旁动”疾速节奏的无情推进，别出心裁的音型编织，以及对演奏技术提出的高难度要求，着实造成让人“喘不过气”的感受。

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音乐”。它只能产生在20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的铿锵声响和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已经成为人类常态的现代境况中。然而，让人不安的是，这种现代性的敲击和推进不时会闪现出野蛮和粗暴的意味——现代文明进程暗藏着倒退至原始蛮荒时代的可能；考虑到普罗氏即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与剧烈社会动荡的冲击，我们不禁猜想，普罗氏在音乐中如此钟情于“恶作剧”式的不协和与挑衅、冲撞和淘气，这是对现代世界的正常反映，还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讽刺与嘲弄？然而，音乐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无法确定的歧义内涵：普罗氏这类独此一家的“捣蛋”音乐，听上去像是现代世界的抽象隐喻，它既表达了这种现代文明的咄咄逼人和不可阻挡，又似在讽刺现代生活的冷酷无情和粗暴无礼。

普罗氏的音乐“恶作剧”于是成为他

独特音乐风格的一个重要底色；它始终跟随在这位作曲家左右，我们每每遇到它，就如同碰到老朋友，不免会心一笑。与此同时，我们又惊讶地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位老朋友又有新的成长和变化。如他极为著名的《第一交响曲》（1917），这首交响杰作别名“古典”，作曲家用机智的笔法和善意的调侃，向那位古典时代的幽默大师“海顿爸爸”致以精妙而得体的敬礼——在此，我们似乎看到，少年时代的“捣蛋鬼”已进化为彬彬有礼而风趣盎然的绅士。演奏技术要求达令人晕厥难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923年修订）依然留有众多的怪诞喜剧笔法（尤其是令钢琴家望而生畏的第二乐章“谐谑曲”的双手疾速飞奔），但全曲一开始却是富有俄罗斯抒情特征之长气息旋律，而其间突如其来地关系转调却又又是普罗氏独有的清新色彩。《第三钢琴协奏曲》（1921）再次将抒情和淘气的对峙作为全曲的构思枢纽；尽管所有三个乐章都以普罗氏特有的怪诞与讽刺笔调为核心出发点，但全曲一开始的优美单簧管旋律及随后透明升腾的高弦乐抒发一定会给每位听者留下深刻印象。至著名的《第七钢琴奏鸣曲》（1942）——由于此曲诞生于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前期，普罗氏原有的讽刺表达范畴被转型为几近疯狂的爆发，末乐章一泻千里而不可遏制的飞驰既是对战争机器的音响刻画，也是对大无畏“战斗民族”的精神写照。

一般公认，普罗氏回到苏联后最大的创作特色是他无与伦比的旋律创造。这

倒不是普罗氏后来才发现的财宝，而是很早即已冒头、但直至后期才得以全面发展和发挥的潜质。当前，20世纪已成过去，我们基本有把握地说，整个20世纪中，普罗氏是所有“严肃作曲家”中最具旋律天才的人物（当然，这个统计比较中不包括流行歌曲、电影和音乐剧等偏于通俗领域的作曲家）。说起来，20世纪现代音乐普遍以“难听”和“缺乏旋律”让一般听众感到为难，但普罗氏的诸多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却因悦耳动听且又不落俗套的旋律创意为现代音乐赢得荣光。饶有兴味的是，普罗氏在创作中注重旋律可听性的倾向，与现代音乐在20世纪的主导性审美理念并不合拍，倒是与苏联在艺术中偏于传统和照顾普通民众的国策具有明晰的关联。普罗氏将苏联的艺术国策与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有机对接，从而成就了他后期创作的不凡与伟大。

诸多脍炙人口的旋律成为普罗氏后期作品之所以著名的个性标记——从通俗易懂的交响童话《彼得与狼》（1936）到苏联芭蕾舞剧的至高代表《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同名莎剧，1940），从清新可爱的《长笛奏鸣曲》（1943）到宏伟壮丽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基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1952）。我个人最喜欢的两个慢乐章，可被看作是普罗氏晚期旋律创意的试金石。《第二小提琴协奏曲》（1935）尽管写于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前，但其第二乐章已完全进入了朱丽叶的世界，是这位“永恒少女”的美妙肖像画，极端优美而令人陶醉；在透明的弦乐三连音拨弦衬托中，独奏小提琴唱出一曲没有



窗外的风景

（水彩）

闫海涛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2021年8月29日写于冰城望江阁

名字风波

姚鄂梅

就在最近，我突然被档案部门通知，中学时代一张信息表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有涂改痕迹，为了证明这个涂改的有效性，我需要到出生地的派出所开具证明。

我少年时期即离开老家湖北宜都的一个小镇，在外求学、工作，渐至离开原来的省份，后来的生活中，但凡出现关乎老家的事情，一直都是家人出面帮我料理。这次也一样，为在家族微信群里说一声，问题就解决了。

第一个回答就让我心中一惊：查不到的！你出生的时候，那个派出所并不存在，它是后来从另一个派出所划分出来的。我马上有种不妙的预感，很可能两个派出所都找不到我的户籍证明。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电脑，所有的资料都是纸质手写体，就算在行政区划改革和搬家中没有被销毁，当地不止一次发生过火灾、火灾，老鼠也很猖狂，就算这些意外都没有伤害到有关我的资料，钢笔痕迹也有自然消亡的可能。

没等我把这些担忧说出来，第二个回答又来了。各行各业的数据库后来全都电子化了，如果我的资料录入电脑，是容易查到的，如果碰巧没能录入，那我很可能“查无人”，也就是说，我可能成了一个没有来路的人，一个不存在的人，一个虚构的人，甚至是一个不合法的人。

说到这里，大家一起用各种表情包大笑起来。

至于那个涂改的痕迹，根据有关规定，我并不能看到，工作人员也不能拍照给我。通过对方的描述，我隐约想起来一点点，事情应该发生在高考前，老师拿来一沓表格，说是个人履历表，要录入档案的，需万分谨慎。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履历表，第一个空格，姓名两个字就把我难住了。进入高中那年，我就发现新生名册上我的名字不对，他们把我名字里的“鄂”写成了“娥”。老实说，我对这个错误非常愤怒，我不喜欢“娥”字几乎到了憎恶的程度，不仅如此，我觉得这个错误对于给我取名的父亲来说，也是一种侮辱，父亲相当骄傲我的名字，因为他觉得他用了一个别人都不会用、甚至都不会读的字，一个我永远不会碰上同名烦恼的字，一个深深蕴含了某种心愿的字，他一共有五个孩子，只在我一个人身上，他突然奇想，打破传统，用自己选中的字代替了祖先给我的冷冰冰的辈字。我能想象他在我取名时内心的雀跃与浪漫：够了，三个字的名字，我只有一个字的决定权，这种填字游戏我再也不要玩了，这是个女儿，她不用传承家族的辈分，她可以花哨一点，可以特别一点，可以放一点自由与怜爱进去。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他从没流露过，我们不是一个轻易流露感情的家族，从这点来说，我的名字已经大大泄露了父亲内心的秘密，已经有点超出常规了。

作为高中新生，我并没有大声去纠正这个错误，一个不善于流露感情

的家族，它的孩子们都有一项与生俱来的本领，那就是特别能忍。我一直都在默默忍受着老师们透过“娥”字俯视我的眼神，唯一的反抗是在作业本上、考卷上以及所有我能自己写名字的地方，格外郑重地写好“鄂”这个字，希望它能戳疼老师的眼睛，然后去把花名册上的错别字纠正过来。可惜，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小小的抗议。

那次填写履历表也一样，我在姓名栏里，郑重其事地写上了“鄂”字。第二天，老师一脸严肃地找到我，问我为什么我的名字跟学校登记的名字不一样，名字对不上很麻烦的，很可能考成绩都要作废。这话可把我吓坏了，提笔就改，管他呢，娥就娥，不能让它连累我的高考。改完，看到旁边的出生日期一栏，又自作聪明地问了一句：是填阴历还是阳历？要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是按阴历过生日的，长大后才知道，外面都以阳历计时。果然我错了，老师说：当然是阳历！现在谁还用阴历呀。于是，在名字之外，我又将生日改了两天。

高考很顺利，后面种种也都顺利，除了名字里我不喜欢的那个“娥”字。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我十八岁，可以办身份证了，我也终于有勇气向老师说明那个写错了的“娥”字，老师欣然同意我在身份证上纠正这一错误，就这样，我怀着那颗平反昭雪的心，重新启用了父亲赐予我的名字。

没想到大半生过去了，我却要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去面对当年那个“不知有鄂，只有有娥”的人。我猜那很可能是两个人共同制作的名册，一个报一个写，报的人说“鄂”，写的人写“娥”（老家那边，“鄂”跟“娥”发同一个音），要不就是一个对文字不太敏感的老师独自制作，他眼见的是“鄂”，落到纸上，却习惯性地变成了“娥”，因为他内心抗拒“鄂”这个字。不，这不可能，这个字一般不用于人名，何况是女孩，一定是“娥”。

最终，我还是踏上了回老家索取证明的路。如果当年的我知道会有如今的麻烦，还会义无反顾地对抗那张新生名册吗？父亲还会置祖先规划好的“永”字于不顾，去启用那个认同率极低的“鄂”字吗？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活在“鄂”字带来的感觉里，没想到“娥”字一直都在暗暗较量，根本不准言喻，直到现在，它在一个我们自以为已经获胜的时刻跳出来，让我们不得不顺着来路一步步返回，重回“娥”的世界。难道说，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并非我的生活，而是“鄂”与“娥”的战争？

其中一站，我来到错误产生地，我的高中，接待我的老师非常爽快，立刻就要出证明——这是小问题，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个“鄂”。我提到很可能这个证明并不管用，因为分管户籍的一定得是公安机关。老师哈哈大笑起来：实在不管用，你让他们把你退回来好了，退回我们这里，重新当学生，重新参加高考。

我笑了。要说退，恐怕得退回父亲那里——如果他像他的同龄人那样按部就班过一生，就不会留下这种小坑，但他偏偏不肯闭着眼睛坐在某种轨道里，他总是孩童样大睁着好奇的眼睛，就连他去世的那天，浑噩之中，他的眼里依然有光，渴望活下去的疯狂光芒。事实证明，那些年里，他不光给我、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小坑，也给自己挖下了大大小小坑，但是，天知道我有多喜欢这些小坑呀！如果没有这个小坑，我肯定不是现在的我，我们家也不是现在的家。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家，因为任何别的选择，都可能让我失去他们，而我不能容忍这种失去。

现在可以回到“观”卦的卦辞：“观其生，君子无咎”。从“观我生”到“观其生”，这是从“有我”到“无我”。让天地众生如其所是地呈现，并留意其中的关键节点，这是“藏天下于天下”（《庄子·大宗师》）。

现在可以回到“观”卦的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是在祭祀前洗手，“荐”是将祭品奉献。献祭尚未开始的时候，“有孚颙若”，诚意满满。

正心诚意，这就是“观”的起点。

“观”卦玩辞

李宏昀

“观”这个字的基本含义是“观察”，也可以理解为“让事物呈现”；当名词用时，指的是“观察的成果”，比如“世界观”。本文将以《易经》中“观”卦的爻辞为纲领，玩味一下这个话题：人如何通过观察，形成世界观，从而立身处世，向世界呈现自己。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钱穆先生在乎乎最后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激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激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

因为有所“激悟”，眼中的世界变得新鲜；这“新鲜”相通于儿童的“懵懂”，所以我用这一段来对应“童观”。

“小人无咎”：即便是“小人”（无论地位眼界多么有限），能够在懵懂中总有所领悟，以新鲜的眼光观察世界，总是是一件好事。

“君子吝”：“吝”在这里表示“还不够”。倘若是对自己有更高层次的人，那么他应当把这样的“激悟”看成起点，而非终点。

“六二，窥观，利女贞。”

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男主角，是一位出生在船上、从未离船登过岸的天才钢琴师。某一天，他决定离开船，到陆地上去，因为他恋上了一位少女。

船靠岸了，大家和钢琴师拥抱，挥手告别。他走到舷梯中央，距离陆地只有十几步路——这时他忽然站住了。他怔怔地望向那城市，那楼宇街道人声。尘世的烟火接着云天，鸟在其间飞翔。然后，他嘴角微微上扬，脱下帽子往外一甩——帽子颤颤地落回到水面上。钢琴师像是松了口气似的，转过身往船上走去，再不回头。

直到生命即将终结了，钢琴师才向朋友吐露了当时没有踏上陆地的原因：“并不是我看到的東西令我停下了脚步，麦克斯。令我停下脚步的，是我所没有看到的，明白吗？我所没有看到的……城市里纵横交错的街道，除了尽头，什么都没有……可那里没有

尽头。我看不到的，是我下船之后的未来，我看不到世界的尽头。

用钢琴打比方，钢琴键就是有始有终的。你很清楚明了地知道钢琴一共八十八个键，没人能提出异议，没有无限的因素在里面。你自己才是无限的主导，在那些钢琴键上，你演奏出的音乐千变万化——我喜欢这样，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把你弄到那跳板上，然后你忽然扔给我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个琴键的键盘，这就是我没法下船的原因，麦克斯！因为它们无穷无尽……如果键盘无穷无尽的话，那么在上面演奏音乐是不可能的……你没法站到合适的位置上，因为那是上帝的钢琴。

我出生在这条船上，我已经和世界擦肩而过了……陆地？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是太过于美丽的女人，太漫长的旅途，太浓烈的香水。它是我不会弹奏的曲子……我永远不能离开这艘船。”

“窥观”：就是有局限的观察。

“利女贞”：倘若你明白自己的局限，并且外部世界的秩序还靠得住，使得你可以一直待在你自己游刃有余的小世界里，那么情况还不坏。

“六三，观我生，进退。”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的开篇。在下文中，李白把荆州刺史韩朝宗比拟成周公：“制作俸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并且把自己夸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希望韩朝宗把自己推荐给朝廷，好有机会“脱颖而出”。

在一篇摹附权贵的应用文中，谈

吐得那么阔气，足见李白气概不凡。不过，李白最多只是做出了“平视王侯”的姿势，事实上明摆着是他有求于王侯；比起《战国策》中的颜阖，差距明显：

齐宣王见颜阖，曰：“闾前！”

阖亦曰：“王前！”

宣王不说。

左右曰：“王，人君也。闾，人臣也。王曰‘闾前’，亦曰‘王前’，可乎？”

阖对曰：“夫闾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闾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接下来颜阖侃侃而谈：齐国君王的头颅，曾经被秦国重金求购，人人部可以试试去把它砍下来；而靠近贤士柳下季的坟墓，是要被砍头的。可见活着的君王的头颅，还不如死去的贤士的坟墓尊贵。王者失去士人就会有灾祸，得到士人才有可能成功。

听了这样一番大道理，齐宣王表示心悦诚服，试着用荣华富贵笼络颜阖做自己的老师。可是颜阖不为所动，表示宁可“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对齐宣王拜了两拜，飘然离去。

当然，颜阖这样一个理想形象很可能是《战国策》的创造，但创造是有根据的。战国时代，列国之间已经启动内卷式竞争；君主们确实需要担心自己在竞争中失败乃至身死，而士人们尚有在列国之间挑选舞台的余裕。颜阖可以“笑傲王侯”，他的底气就来自于整个天下格局的理解、判断。而李白那个时代的天下格局，显然和战国时代完全不同。

“观我生，进退”：观察我和世界

任何尘世污染的甘美旋律，而作曲家以极为精准的艺术感觉在微妙的细部设下“现代”机关——高弦乐齐奏所标记的突如其来地远关系转调告诉我们，这段看似具有浪漫情怀的音乐，一定是出自20世纪，而非19世纪。这一不可多得的抒情乐章，它携带着古典的优雅，并刻意除了晚期浪漫派的感伤和浮夸，普罗氏的“新古典”现代旨趣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示。

不过，普罗氏最伟大、最丰富的旋律创造，我以为非《第五交响曲》（1944）莫属。20世纪没有任何其他交响曲在旋律的丰沛、悦耳和扩展性上堪比达那交响大作。全曲四个乐章的所有结构支柱均交给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旋律来担当。而就旋律的新鲜、深刻和富有表情而论，普罗氏在慢乐章（第三乐章）中达到了自己创作生涯的顶峰。此时，卫国战争已至黎明前夜，普罗氏在这一乐章中表达出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深思、悲苦、挣扎和哀叹，以及不屈、奋起和刚毅。作曲家以令人惊叹的丰富笔触将上述“五味杂陈”的复杂心理体验锻造成一个宏阔而坚实的三段体大型结构。A段的主题旋律（后来以变奏方式再次出现）尤其出色而意味深长，经得起反复聆听；它为悠长而缠绵，继承了俄罗斯式歌唱旋律的优秀传统，但同时作曲家又敢于使用锯齿形的起伏和剧烈的大跳，不仅使旋律的表情向度趋于深化和复杂，而且也让这支极富歌唱性的旋律带有强烈的现代意味。旋律高潮处的笔法最为精彩：第一小提琴迅速爬升至最高的极限音区，而第二小提琴则紧随其后，以极不协和的半音音型推波助澜——如此这般的音乐营造出“撕心裂肺”般的痛感，同时又带有只能出自普罗氏的典型个性印记：高弦乐的伸展，幅度半音化的不协和音响运作，以及空旷而透明的声音空间……

所有重要的作曲家都有自己独具的特殊专长。“普罗”在20世纪俄罗斯的特殊环境中，从“恶作剧”式的淘气和讽刺出发，以史诗般的抒情特长为自己的创作生涯收尾。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之路，耐人寻味。

2021年8月29日写于冰城望江阁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关于古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吴寿彭译）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轶事：

世人曾经轻侮泰勒斯以哲学见称而贫困得几乎难以自给，讥笑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某年冬，他凭星象学预测明年夏油橄榄将获丰收，于是把自己所有的一些资金，完全交给伊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油坊作为订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这时谁都不去同他竞争，订定的租金很低。收获季节来临，需要榨油的人一时纷纷到各油坊，谁都愿意照他所要求的高额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他由此获得大量金钱，向世人证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的志趣却不在金钱。

“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察自己所在的时空，从中看到生机，这就是君子自主的底气所在。

向世人呈现自己的生活，开阔世人的眼界，这也是尽哲人的本分。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在《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潘先生曾这样说起自己的老师之一薛学潜先生：

二十年前薛先生早就看出：化纤出来，当时虽然贵，服装问题已解决。现在的情形完全可见，人们服装翻花样全从此出来。衣食住行是人民生活大问题，衣解决了，食还没解决。美国一个农民可养活二十人（大意），其他国家相距甚远。然而一旦能人工合成粮食（氨基酸），社会还会大变。（1986年3月27日）

“观其生，君子无咎”：从“观我生”到“观其生”，这是从“有我”到“无我”。让天地众生如其所是地呈现，并留意其中的关键节点，这是“藏天下于天下”（《庄子·大宗师》）。

现在可以回到“观”卦的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是在祭祀前洗手，“荐”是将祭品奉献。献祭尚未开始的时候，“有孚颙若”，诚意满满。

正心诚意，这就是“观”的起点。

